千里馬时代的朝鮮婦女

千 里 馬 時 代 的

朝 鮮 婦 女

朝鮮・外國文出版社・平壤

1960

千里馬時代的朝鮮婦女

著　者　李　貞　淑
編輯者　外國文出版社
出版者　外國文出版社
印刷者　勞動新聞出版印刷廠
地　址　朝鮮·平壤

1960年3月

目　　　錄

前言……………………………………………………（4）
千里馬作業班…………………………………………（7）
勞動英雄和新工人……………………………………（14）
雖然她沒有說…………………………………………（19）
人蔘加工廠的女工……………………………………（21）
英雄今天在做什麼……………………………………（26）
深入群衆的女議員……………………………………（29）
女管理委員長…………………………………………（35）
我曾想問她的那句話…………………………………（38）
今天的"沈淸"…………………………………………（42）
再想說一遍的話………………………………………（45）

前　　言

人們都說，朝鮮婦女的衣裳雖然很簡朴，可是具有一種優雅之美。長長的打着細褶的裙子，短短的上衣鑲着白領襟，並沒有什麽特別的裝飾，布袜和鞋也都是雪白潔淨的。朝鮮婦女向來不喜歡有花花綠綠的紋樣的布，她們不喜歡露在表面上的豪華，喜愛朝鮮衣裳一直所具有的清秀而鮮明的裝束。這說明她們喜愛深藏着動人的聖潔的色彩。這可以說，同朝鮮婦女在千年歷史中一直保持下來的生活的美是一樣的吧。

朝鮮婦女被束縛在封建禮教的長久的痛苦生活中，還是一直保持了 朴素 而自我 犧牲的 聖潔的美。爲了父親而跳進了“臨堂水”的沈淸，爲了 堅守節操而誓死抗拒了封建官僚的 逼迫的 春香等的 形象正是体現了這種美。

但是，歷史不僅說明朝鮮婦女這種献身精神和謙遜，而且還說明，在朝鮮婦女溫和的心里蘊藏着一種不可挫折的生活的力量和意志。

在反對外來侵略者而戰的壬辰祖國戰爭（1592——1598年）時期，朝鮮婦女用雪白的圍裙搬運石頭堅守了幸州山城，論介奮勇殺死敵將的同時自己也壯烈犧牲。

朝鮮婦女這種美好的品質和生活的睿智，進入近世更加發揚光大。

朝鮮婦女廣泛參加了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影響下展開的民族解放鬬爭。

特別是，在金日成同志所領導的歷時十五年的抗日武裝鬬爭的歷史中，金鶴實、金貞淑等許多女游擊隊員不屈的鬬爭也占着光輝的地位。

1945年8月15日，蘇聯軍隊擊敗了日本帝國主義解放了我國。朝鮮婦女二重、三重的受苦生活也就告終了。

人民政府發布歷史性的男女平等權法令，實現了婦女們世紀以來的願望。從此，長久以來被壓抑的朝鮮婦女善良的心和優秀的才能以及無窮無盡的創造力量開始展翅飛翔。在美帝國主義挑起的戰爭時期，朝鮮婦女表現出在我們民族歷史上未曾有過的英雄氣魄，為戰爭勝利作出了巨大的貢献。

戰勝了戰後恢復建設的艱苦關頭的今天，共和國北半部已建成了許多以最新技術裝備起來的現代化大工廠，那里有着許多以聰明的頭腦和勤勉的手創造着新生活的自由而幸福的朝鮮婦女。大學畢業的工程師、中學畢業的工人、管理複雜的工廠設備和數千名職工的領導幹部等等，到處可以看到有才能的婦女在工作。

此外，婦女們在科學、文學和藝術部門也同男子並肩作出光輝的成績。

最高人民會議 和各級 地方政權機關共有 一萬六千多名婦女議員。

有十五名婦女榮獲了公民的最高榮譽——勞動英雄稱號，有三萬多名婦女由於她們特出的功勛而獲得了各種勳章。

網羅了全体朝鮮婦女的朝鮮民主婦女同盟，作為以蘇聯婦女為首的廣大的國際民主婦女聯盟的一員，積極參加反對戰爭，為世界

持久和平和進步、婦女的權利和兒女的幸福而進行的鬪爭。

曾在封建奴役和外來侵略者的虐待和剝削中呻吟的朝鮮婦女，未曾享受過這樣幸福的生活。只有在人民政權下才能保證她們這樣權利和幸福的新生活。

但是， 我們祖國南半部婦女的處境却和共和國北半部截然不同。

那里仍然存在着幾千年來的痛苦生活。

有六百六十多萬失業者、半失業者和數百萬斷糧農民及其家屬彷徨於街道，有五十多萬戰爭寡婦在沒有任何保護對策的情況下被放任。至於她們的兒女的處境就更不用說了。

加上仍然非法霸佔南朝鮮地區的美帝國主義侵略軍的掠奪暴行等野蠻行爲越來越殘酷，就使南半部人民在水深火熱的泥坑中陷得更深了。

但是，這個事態决不能再持續下去。

曾遠離祖國在異國土地上受苦的旅日同胞也從1959年年底起陸續回到祖國懷抱，和我們一起享受幸福的新生活。我們確信，南朝鮮婦女和兒童們也一定會有那麼一天，和我們團聚在一起，過幸福生活。

共和國北半部婦女，爲了使美帝國主義撤出南朝鮮，爲了使我們的生活更加繁榮，以跨上千里馬的氣勢繼續前進，在城市和鄉村，在工廠和機關，在今天和明天……。

千里馬作業班

今天，我國轟轟烈烈地展開着千里馬作業班運動，這是朝着光明的未來疾飛奔馳的朝鮮人民聲勢浩大的大躍進運動。這一運動並不是由於某些特殊的人們所開展的，而是由朴素的普通人們展開的全民性集体革新運動。

解放前，我國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解放後，美國侵略者在他們發動的歷時三年多的侵略戰爭中，殘酷地破壞了我國的農村和城市。因此，我們簡直是從廢墟上開始着手了一切建設工作。正因爲如此，我們就應該比別人跑得快。我們有着堅定不移的信心，我們還有着始終正確地領導我們走向勝利的朝鮮勞動黨。因此，大躍進的千里馬運動便成了全民性運動。

在工廠和農村，人們都可以看到以跨上千里馬的氣概向前奔馳的千里馬騎手們，還可以見到許多"千里馬作業班"。

在忠實勇敢的千里馬騎手的隊伍中，有着許許多多女騎手，我們爲此而感到驕傲。

×　　　　×

六個月前的某一天，平壤絹紡織廠青年車間的作業班長林香月，一本正經地坐在車間主任的前邊，向他懇求着說：

“能不能把我調到第六作業班去?”

車間主任帶着驚愕的神色反問道:

“第六班嗎?”

“是的。”

“你知道不知道那是什麼樣的班?”

“知道。”

香月沒有多說，只低着頭，懇切地期待着車間主任的允諾。車間主任想了好半晌才猜到她的意圖，便說:

“你的意見是很好的，不過你要好好想一下。”

“我已經想好了。”

“你到那兒去的話，你的收入馬上會降低的。”

香月安祥而又溫厚地微笑着。老實說，香月是根本不計較個人得失的人。香月是生產革新者，她提早兩年半完成了自己所負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她有着捨己爲公，忠心耿耿地執行任務的精神。要想超額完成車間的生產任務，就得幫助落後的作業班趕上先進作業班。她早就準備爲此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她並不誇張自己，因爲她相信: 無論是誰，一旦認清帮助落後，趕上先進的意義之後，就會那樣去做的。

向來看問題愼重仔細的車間主任說:

“帮助落後趕上先進這回事兒，並不是一帆風順哩”。

香月帶着一點遺憾的神色，仰首望着他說:

“你還不理解我的希望嗎?”

“不，不是這樣。”

車間主任默不作聲地凝望了她好久，然後果斷地大聲說:

“好! 干吧!”

主任的允諾當然使香月喜出望外，但她仍沒站起來，低垂着頭又央求着說：

“還有一個問題……”

對這位大公無私的姑娘所托咐的任何事情，車間主任一向都是甘願爲她解决的，所以很認真地等待着她提出問題來。

“請你接受我的建議： 在那個班里展開爭取千里馬作業班稱號運動。”

車間主任這一下可就輕輕地搖起頭來了，微笑着說：

“同志，雄心太大也不行哩。 把第六班的水平提高到一般的水平也就算不錯呀。”

“如果接收這個建議的話， 就有把握在今年內爭取千里馬作業班稱號。”

香月執拗地堅持着自己的主張，這時車間主任才認識到她的决心並不是一兩天的工夫形成的。

千里馬作業班稱號，不是輕易就能獲得的。無論在執行計劃，或是在保證產品的質量，以及在遵守紀律和生活上、道德品質上等等，都得樹立榜樣。

香月到底憑着什麼下了那樣的决心？這是因爲她相信了群衆，她認爲： 人們一旦下了 决心， 鼓起勇氣，就會 產生移山倒海的力量。

在香月調到第六作業班當班長的第三天，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英實啊！”香月向在鏡台前邊穿作業服的英實叫了一聲。英實今天又比別人晚一點上班，所以聽班長叫她的時候，以爲要挨班長的批評了。便以不友好的聲調答道：

“叫我干嗎呀？”

班長並不在意她的態度，仍然熱情地說：

“我問你一件事，我們班能不能發起爭取 千里馬作業班稱號運動?”

英實聽到 意想不到的 詢問， 不禁愣了一下。 香月繼續瞧着她說:“你說，能不能爭取稱號?”

“嗐！ 話里有文章，多高明的責備啊!” 英實竟這麼想着，便譏諷地說:

“發起就發起唄。得不得稱號是往後的事哩。”

“那就不行啊。我們要有把握才干。”

“這我可就說不上了。 這個事又不是我個人單獨干的， 再說我不是一個落後分子嗎?”

香月聽到英實的這些冷冷的話，一點也不動氣，和顏悅色地又說:

“不是啊，問題取決於 你哩。我知道，你有一種力量，可以吸引住人們的心。你要試一試，像千里馬騎手一樣地去干幾天，看一看大家跟不跟你。你是滿可以做的。我完全相信你可以這樣!”

過去，英實不好好干工作，經常遲到、缺勤，差不多已成爲家常便飯，在工作時間也東扯西拉，吊兒郎當。可是，不知道怎麼回事，大家倒是都喜歡她。她跟班員們很親近，混得很好。香月正是抓住了她的這種長處來和她談話的。

過了幾天以後，英實紅着臉跑到香月跟前說:

“你去發起吧。滿可以爭取千里馬作業班稱號。”

對只爲一個目的而奮鬪的我國人民群衆，是不要費很大力氣去發動的。不久，在職業同盟小組會上，第六班的全体工友做出了保證：一定要爭取“千里馬作業班”的光榮稱號。

從那以後，香月努力改進了作業方法。她對班員們說:

“我們要用集体擔任制來代替個人擔任制， 我們要有同心協力的精神。英實是捅換木梭的能手，順子是接頭的能手，所以，英實要看管機子的前面，機子的後面由順子來管。這樣的話，工效一定會比過去大大提高的。同時，三個人要管四台機子，這樣也就比過去多管了一台。”

打這時候起，她們便集体領計件工資，大家所得的工資比過去多了。在班員之中，開始滋長了個人爲集体，集体爲個人的協作精神。爲共同的目的而團結一致的她們，不僅在工作方面作出了出色的成績，而且也逐漸樹立起共產主義的風格來。

有一次不知是誰這樣叫了一聲: 喂! “ 供給部來了很多魚啦。現在他們忙得手忙脚亂哩， 我們主動地去帮帮忙好不好?”她的話還說完，馬上就有好幾個人哈哈笑往供着給部跑去了。

又有一天，一個班員對香月說:

“班長，聽說捻絲車間現在缺紗管。”

“也許解廢紗的活兒慢一些吧。”香月心不在意地說。

“班長，我們去帮個忙好不好？千里馬作業班班員不是什麽時候都要起模範作用嗎?”

由於第六作業班的模範作用，帶動了其他工人，因此全廠立即掀起了解開纏在紗管的廢紗的運動。這麽一來，紗管才正常地調換了。

自此以後，班員們凡事都主動地干，不必班長多跑腿多動員了。班員們都有了高度的能動自覺性，她們團結得就像一個人一樣，眞是親如一家。

在全班班員不懈的努力下，終於獲得了“千里馬作業班”的光榮

稱號。

有一天，我去訪問了這個作業班。班員們差不多都是二十歲左右的姑娘。有的入廠還不到一年，有的早在激烈的戰爭時期就來到這個工廠，掌握了不少的經驗和技術，有的則剛剛初中畢業，還有些是正在努力學習，要成爲優秀的技術員。

我向班員們問:“自從展開爭取‘千里馬作業班’稱號運動以來，有了什麼變化？”

她們羞澀地微笑着互相瞧着。活潑的順子先開了口。

“你說變化？可多呢。我是跟她親起來了。”她伸手捧起坐在旁邊的一位姑娘的下巴頦，瞧着她的眼睛說：“她這双黑眼睛呀，過去看起來老是不順眼，可是現在呢？越看越覺得聰明哩。”

那位姑娘掙脫了順子的手，並似笑非笑地嬌嗔着她。在她的臉上帶着只有對親近的人表示的那種可親可愛的神情。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

我便向穿藍色衣服的姑娘問了一聲:

“你也有了不少的變化吧?”

她說:

“衣服多起來了。工資也增加啦。”

我想，衣裳多了又有什麼值得誇耀的呢？我便反問她說:

“衣裳嗎？”

這一問倒使她不好意思起來，紅着臉慢吞吞地說:

“過去……我亂花了錢，可是現在……”

“現在她可眞會過日子哩。”不知誰插嘴替她下了結論。

我又對另一個姑娘問了一下。她便答道:

“我現在上技術專科學夜校，一天也沒曠課，一次也沒遲到。”

“爲什麽不問我呢?”看起來歲數最小的小姑娘冲着我笑問了一聲。我微笑着打量了一下這個長得結實又可愛的姑娘說:

“你別客氣嘛，請你說吧。”

“我的技術提高了，已升了兩級。”

別的姑娘們笑着說:

“那不只是你自己呀。”

“可是……反正我……”

我感到很滿意，爽快地笑了，她們也跟着我笑了。

最後，英實代表整個班說了全班的工作成績。她說:

“我們已在十一月完成了全年計劃。把一等品的比率從20%提高到70%，全班無缺勤、無遲到。”

香月對自己的成就絲毫不談。我也不再問她，因爲這一切成就難道不是她引導的結果嗎?

明朗愉快的千里馬騎手們！以威武的氣魄跑在時間前面，熱情磅礴地創造着幸福的生活。

× ×

年輕的姑娘們怎能發揮這樣的革命干勁呢? 難道只是因爲香月當班長當得好嗎?不，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工人們怎麽不能像香月那樣去工作呢? 今天的勞動英雄們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怎麽沒有發揮過像今天這樣力量呢? 很清楚，我們的一切成就，一切奇蹟的湧現，全是因爲我們的社會制度是無比優越的。

勞動英雄和新工人

平壤紡織廠第二織布車間副主任高英淑正在查看昨天的作業日誌，突然電話鈴響了。高英淑就邊翻閱日誌，邊拿起聽筒。

“把那幾個新工人派到你那兒去。”

“好，是三個人嗎?”

“是啊，她們都是初等學院的初中畢業生。”

“初等學院?”

“對，都是孤兒。她們在戰時死去了雙親，都是很可憐的孩子!”

高英淑慢慢地放下聽筒，沉溺在思索之中。沒有父母的孩子…突然在她的腦子里閃現了二十年前她跟父母惜別的事。父母現在怎樣過日子? 她無從知道。二十年前，她的父母住在朝鮮最南端的一個島上，名叫濟州島。她在十五歲的時候離開家以後，就一直沒有回過家鄉，並且不知道父母的消息。她常常想，即使他們還活着，在南朝鮮那樣黑暗的地獄里生活也一定是苦不可言的。高英淑現在已有三十多歲了，她已經是有兩個孩子的母親，可是她還忘不了母親的温暖的懷抱，何况對這些失掉雙親的孩子們來說……

不一會兒，那三個孤兒來到了高英淑的辦公室。她們用精力充沛的眼光掃望一下屋子，然後從容不迫地走到高英淑的前面。其中有一個姑娘用聰明伶俐的聲音問道:

“您就是副主任嗎?”

“是的，請坐，請坐。”

高英淑找椅子給她們坐。她們身上穿的都是深色制服，脖子繫着花花綠綠的圍巾，看樣子她們都只有十七、八歲。

高英淑望一望笑着的她們說：

“有什麼好笑的事兒嗎？

“您和像片一模一樣呢。”

“像片？”

“‘朝鮮婦女’雜誌上登的勞動英雄高英淑……”

她們說着，歪着頭，哈哈地笑起來。勞動英雄高英淑也不由得跟着她們笑了。

這些新工人們的臉，都是那麼胖胖紅紅的。在她們聰明的眼睛里，射出好奇的神采，從她們的表情和態度中絲毫也看不出憂愁和苦悶。

“難道她們是孤兒嗎？”高英淑感動得邊這麼想着邊自言自語道：

“對！那能和二十年前一樣呢！根本不一樣！”

……二十年前，高英淑被迫來到平壤紡織廠。當她被人領進了像倉庫似的簡陋屋子里，屋里鋪了地板，沒有火炕。地板上躺着許多姑娘，她們蓋着破爛而又骯髒的被子，露着一付面黃肌瘦的臉，瞧着新來的朋友。從濟州島領來高英淑等許多姑娘的那個傢伙，用脚踢着誰的枕頭，厲聲喊道：

“擠一擠吧！”

姑娘們不得不又擠了一點。不一會兒，那個傢伙又命令着說：

"你在這兒睡吧。明天要七點上班，唔！"說罷，那個傢伙就走掉了。

有一個女工給高英淑蓋被子，小聲問道：

"你是從哪兒來的？"

"濟州島……"

"離這兒很遠哩，半路上你怎麼沒有跑掉呢？"

"往哪跑啊？"

"哎！跑到哪兒也比這兒强啊！"

高英淑哭起來了，與其說她因爲想家而哭，倒不如說她因爲永遠回不了家而哭。工廠的圍墻像監獄的圍墻那麼高，父母的生活又是那樣凄苦，連粥都喝不上，她就因此而感到非常悲哀、絕望。

高英淑在勞動中飽受了侮辱和折磨。對她來說，勞動就是痛苦，監工用鷲目般的眼睛常常怒目盯視她，高英淑每天總勞累得精疲力盡，但每頓吃的是一碗菜、湯和飯泡在一起的稀飯，她餓得面黃肌瘦，皮骨相接，她還常爲回不了家而感傷備至……。

骨頭還柔軟的小姑娘們，就是這樣飽受着折磨。

八月十五日，解放的曙光普照大地。姑娘們聽到解放的喜訊，個個都長舒了一口氣。人們很認眞地聽了她們的訴苦。宿舍里的食堂，乾乾淨淨的碗碟代替了骯髒的洋鐵桶。她們開始歡歡喜喜地進行勞動。

高英淑的技術水平，一天比一天提高了。高英淑決心多織布，就要求多操從兩台紡織機，從前她就是管了兩台的。以後她又要求管六台。開會的時候，她常常坐在主席台上，胸前佩帶了不少的勳章。

高英淑比過去更惦念父母，她很想從美李匪幫統治的南朝鮮把父母領來，共享幸福。

高英淑是解放後才開始識字的，在人民政府的關懷下，她每天晚上到成人學校去學習政治、文化及其他各部門的知識。過去是資本家的剝削手段的工廠，如今是爲祖國和人民造福的工廠。高英淑因此更加鼓足干勁，精力充沛地投入勞動中。領導上爲了進一步培養她，曾把她送幹部學校學習。

高英淑如今 是個勞動英雄，又是車間付主任，領導 四百多名女工。她們每天 能生產出數萬米布疋，是與她的計 劃和領導分不開的。

× ×

三個新工人和高英淑談了她們要念書的問題。有一個姑娘用明朗的聲音說…

“我們不僅要工作，還要學習。”

另一個姑娘接着說：

“我要上技術專科夜校。”

她們有遠大的理想和計劃，她們相信任何人也不會阻撓她們執行那種計劃，她們還確信：領導上一定會幫助她們實現他們對學習的慾望的。

高英淑笑着說：

“是應該學習嘛。只要你們有熱情，不僅上專科學校，還能上大學哩。”

“她要學電氣，我可要學紡織啊。”

“你學什麼？”高英淑向那個看起來很温和的姑娘問道。

“我嗎？”她只笑着不說出什麼。

“她要當作家哩。”

希望當作家的那個姑娘羞紅着臉，伸手捂着剛才說話着那個姑娘的嘴，不讓她繼續說。三個姑娘又哈哈大笑了一陣，高英淑很羡慕她們，她們眞是愛笑。高英淑在像她們那樣的年齡的時候，不是過着暗無天日的生活嗎？可是現在，這些姑娘們的前途是多麼廣濶啊！她們可以自覺地盡一切力量進行勞動，在她們的面前還敞開了廣濶的求學之路，她們可以順利地實現自己美麗的理想。

姑娘們在鏡台前穿着新的作業服，高興得又笑了。技工姐姐向她們傳授技術以後，她們感到興趣又笑了，走到機子前面才安靜下來。她們聚精會神地瞧着技工們的示範動作，接頭，拉操縱干，並隨時向技工請教，技工們也都親切地教導她們。

工廠領導爲新工人組織各種技術傳授會，不僅教她們紡織知識，還給她們介紹廠內展開的一切前進運動，把她們培養成爲優秀的紡織工人和工廠的主人。

新工人們在集体革新運動中，很快地掌握了許多新的技術，而且對勞動越來越感到喜悅。

有一天，在工廠小公園里，姑娘們在手風琴的伴奏下，跳着舞。高英淑被她們拉了進去。

“一塊跳吧。”

“你慶賀我們吧！我們幸福極啦。”

“我們今天提早完成了月計劃。”

“是嗎！我祝賀你們。”

她們的歡笑聲響徹了天空。

雖然她沒有說

談起朝鮮婦女，我們不能不提起衆人崇敬的“朝鮮人民的母親”——張吉富老大娘。

張吉富不僅是把兒子馬東熙養育成爲堅强的抗日游擊隊員的革命者的母親，而且是一個和兒子一起參加鬪爭的革命戰士。

張吉富今年已有七十六歲，在她的臉上布滿了深深的皺紋，腰也稍微彎曲，她老人家已不大走出家門了。但是同她的高齡比起來，更吸引人的是她的烱烱閃光的眼神和愛憎分明的階級意識。

敵人奪去了她的家眷的全部生命。她的丈夫和兒子在獄中遭難，女兒和兒媳也在抗日游擊戰鬪中壯烈犧牲了。

“我沒見到他們死去，當時我也在牢獄里呢！”她苦笑着說。突然，她咬着嘴唇又說道：

“菊華（女兒的名字）胸口中了敵彈，還活了一個多鐘頭，那一個鐘頭時間，該多麽疼痛啊！”

張吉富老大娘追憶起同女兒永別之前那些日子的情景來。

……在那霜氣横秋的日子里，她爲了把女兒和兒媳送到兒子所在的抗日游擊隊，離開了村莊。

她們揹着一袋子凍土豆，乘夜離了家。對貧窮的她們來說，再也沒有其他家產了。三口子躲着日寇的眼目，在深山中走了整整一天一夜的羊腸小道。她們用路上拾得的凍土豆和野草根充饑，從家

里揹來的凍土豆一個也沒動，爲的是要把它送給游擊隊。

她熟悉這條路就像熟悉自己的手紋一樣，爲了把傳單、鷄毛信、軍服等送給游擊隊，她不知有過多少個日夜奔走在這條不平的山路中，留下了她的足跡和汗珠。

滾滾的鴨綠江出現在她們面前時，她便向女兒和兒媳低聲說："分別吧！"並小心地囑咐道：

"過了江有一條小道，一直去就能到名叫'藥水亭'的地方，村頭有個小房子，你們說是從'刀溝'來賣辣椒面的，他們就會叫你們進屋的。"

女兒和兒媳嚴肅地聽着母親——革命同志的吩咐。

"別忘着，要勇敢啊！……要相信，勝利後咱們一定會重新團圓的。"

她一直站在那里，目送着遠去的兩個年青人的背影。

當然，她决沒有想到這就會是最後的分別。

乍一想，作爲一個婦女，老人家該多麼孤獨的呀?!但是，人們看到她時，就會以敬佩的心情說道：吉富老大娘不是那種在悲哀面前屈服的軟弱的女人。

她如今也同往日一樣，悍勇超人。從她那炯炯閃光的眼神看來年青時代的她該有多麼慷慨激昂的神氣和倔强的性格啊！

深深的皺紋和緊閉着的嘴唇，使人感覺到她有着深受了痛苦、並戰勝了痛苦的人抱有的寬大的心地。不！應該說得更正確，就是從她的一切擧動，一切表情上，人們能感到只有把全部生涯獻給眞理的人才能具有這樣崇高的意志和堅强的力量。

"我要一直活下去！孩子們一直盼望的共和國今天實現了。我當然更要多活幾十年，多看一些新事物。"

她對自己要求得非常嚴格，無論是洗衣或煮飯，自己的事情都由自己來做。她說：

“人民委員會爲我派來了一個年輕人，要照顧我，我叫她回去啦。國家建設這樣忙，我哪能爲了我，讓年青人浪費寶貴時間呢?!”

她還在婦女們的集會上講革命故事，鼓舞人們的信念和鬪爭意志，並常常對她們說：

“我太羨慕你們啦！光明的未來就在眼前，大伙能够全心全意的工作哩！”

由於她的鼓舞，給這些年青人帶來了力量；由於她和她的家眷自我犧牲的鬪爭，給這些年青人帶來了今天的幸福。但是，她對自己的功績一字未提……

對這些她雖然沒有說，但是她在抗日鬪爭史上留下的豐功偉績已爲人們熟知。它正在鼓舞着朝鮮的婦女，並在她們的心胸中燃起永遠不滅的，愛國的火燄。

人蔘加工廠的女工

開城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美麗的城市，那里還遺留着它爲高麗首都時的古跡。開城的婦女有着慈祥 聰明而 又有倔 强性格 的特點。

開城位在北朝鮮的南端。離開城不遠的地方有軍事分界線，還有有關停戰談判的歷史資料，開城又是個有名的人參產地。

人參是個靈藥，由於效果大，所以有着許多傳說和歷史。人參不是每年收一次，而是六年收一次。栽培也需要相當高的技術和巨額的資金。

在開城有人參加工廠，這個工廠的歷史並不長。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統治時期，日本資本家壟斷了人參圃。八·一五解放後，李承晚匪幇又只顧收穫，不顧栽培，結果把人參圃糟踏得荒凉不堪。只有人參圃歸於共和國北半部之後，才作爲人民的人參圃而得到了發展。

在人參加工廠里有許多女工。人參的加工需要細緻和清潔，因此，女工最適合做這個工作。在開城未歸共和國懷抱以前，開城的婦女們也在美李匪幇的罪惡統治下呻吟着，正像荒廢了的人參圃一樣受到殘踏。如今他們是眞正的過幸福生活了。

女 兒 的 信

人參加工廠的一個作業班長安福點，是個四十歲左右的人。丈夫被李僞警察殺害後，她一個人養活四個孩子。她談到丈夫被殺害的情景時說："在天灰黑的時候，我到警察派出所的旁邊去，靠牆聆聽着屋里的聲音。在屋里傳來了毛骨悚然的慘叫聲、毆打聲、呻吟聲。我嚇呆了，像根木棍似的站在牆角。頓時，丈夫的呻吟聲停止了。過一會我就看見一個傢伙拿着水桶到隣居去打來了水，接着傳來了潑水聲，可是丈夫的呻吟聲再也聽不到了……他犧牲了。"

安福點閉着眼沉默了一會兒，我也找不到適當的語言來安慰她。

"我帶四個孩子像花子似的流浪在街頭。…… 現在這些都成爲

過去啦。”安福點點了點頭，吁出了一口長氣。在祖國解放戰爭時期，失去丈夫和子女的無數的朝鮮婦女，爲了戰勝敵人，爲了爭取明天的幸福，克服困難，化悲痛爲力量，不顧安危地進行了英勇的鬪爭。安福點就是其中之一員。她那眼邊有着微小的皺紋，看起來又善良又老實。

她微笑着繼續說：“人民軍隊解放了我們，我們的生活就一天比一天好起來。人民委員會把我們的痛苦當做自己的痛苦，全心全意照顧像我這樣受盡折磨的人們，幇助我們安居樂業。人民委員會分給我住房，糧食和家具，還把我的兩個孩子送到烈士子女學院去學習。解放後我身体很弱，不能馬上工作，要先恢復健康。我的健康恢復的時候，正好建立了這個加工工廠，我就在這里當工人了。”安福點這時候已是完全消除剛才的憂郁，變得開朗起來。

安福點接着說：“不久前，我接到了在烈士子女學院學習的女兒寄來的家信，她的信很長，這是她接到我的信後，被感動得一下就給我寫這麽長的信。”

“你寫了些什麽使你女兒這麽感動？”

“你說我寫的什麽內容麽？內容倒沒什麽特別的，主要是我的文化提高了。人民政權成立後，我才學文字。和我女兒展開競賽，我贏了。我現在可以記筆記，可是我女兒的學習成績却還有幾個四分。”

她說完便哈哈笑了，我也笑了。人民政權不僅使她消除了傷心，而且給她開闢了充滿希望的新生活的道路。

“你把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得奬金的消息告訴女兒了沒有？”

“沒有，提起工作來，還談不到什麽成績。說有一點成績吧，可是一比起共和國政府對我們一家無微不至的關懷，那成績就變得微

不足道。”

安福點的臉上充滿着喜悅的神色。人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溫暖、美好的社會里，過着充滿希望的安樂的生活，以今比昔，眞是天地之別，這叫人們怎不心甘意服地在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勤勤謹謹地奮力工作呢！

我希望，讓正在水深火熱中的南朝鮮婦女們，早日回到共和國懷抱里，像安福點一家一樣享受幸福。

偶 然 的 會 見

我曾在人參加工工廠里見了檢查工玄泰順。那天在商店又偶然碰見她。她擠在布疋部挑布，在她的面前擺着好幾種布疋。她左挑右挑，顯得猶豫不決。

“沒有喜歡的嗎？”我問。

玄泰順爲難地笑着說：

“不是。喜歡的太多，不知道挑那種好。”

擺在她面前的布疋，顏色都不是華麗的。玄泰順是一個有一雙大眼睛的年青的婦女，怎麼喜歡起這些暗式的布呢？我便問道：

“你挑的布，太朴素了吧?”

“不，老了，穿這樣的正好。”

“是說你嗎？”

“不是，是我的婆婆。”

“怪不得，我以爲說你自己呢。”

這個錯覺引起了一陣大笑。

玄泰順今天領到了奬金，就給公婆買起東西來。她買了給婆婆

做裙子的料子後，說公公喜歡喝人參酒，又到食品部那里買了人參酒和一些點心。

她的丈夫是工廠的汽車司機。我笑問着說：

“你的愛人沒領到獎金嗎？”

“我不曉得。”說完她就朝着正門走，突然她停止脚步高興地說：

“正好，他來了。”

她的丈夫跨進商店門，發現了我們，就匆匆地走過來。

“我估計得沒有錯，你就在這里。”

看起來他也領到獎金的樣子，他的左臂挾着一大包東西。

他們面對面站着，一個是臉上呈現着說不出的喜悅、興奮的色彩；另一個是爽朗、快樂地笑望着自己的妻子。這是多麽幸福的一對啊！

我和他們夫婦一起走出商店，他們邀請我到他們家去作客，但我謝絕了他們的邀請而和他們分手了。

× × ×

國家特別照顧和保護女工人的利益，對她們的福利做出了很多具体措施。

我國的工廠企業都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女工和男工一樣同工同酬，國家特別照顧有孩子的女工，允許她們按照條件從事六小時或四小時的工作。在工作的分配上也多方面考慮，讓婦女從事比較輕便的工作。

女工人們不僅每年有十四天的定期有酬休假，而且還有產前產後七十七天的有酬休假。國家建設了具有現代化設備的產院，還擴張婦女兒童保健站來增進母親和嬰兒的健康。

我國還實施免費醫療制和免費敎育制，保障人民的健康和敎

育。國家擴建托兒所和幼兒園，保障母親們的工作條件。1959年年底全國共有一萬六千八百二十個托兒所和幼兒園，這些設備在今年將繼續擴大。

英雄今天在做什麽

侵略者爲了發財致富，發動了殘酷的侵略戰爭。朝鮮婦女爲了保衛自己的祖國，發揮不屈不撓的剛毅、忘我的精神進行了英勇的鬪爭。

他們毫不退縮地献出自己的一切，在祖國歷史上留下了使人難忘的功績。戰時，婦女們扶着沒扶慣的犂杖耕田而保證了軍糧的供應；她們在深深的 地下工廠車間里 操作機器；不少的婦女一連幾個通宵細心 護理傷病兵；還有很多婦女手持武器 直接同敵人進行戰鬪。

在這些英勇的朝鮮婦女中，有這麽一位女英雄，她就是在敵機瘋狂的轟炸中一個人救出一百另三個傷員的護士鞠信福。

在信福胸前佩着很多閃閃發光的勛章和奬章，如：英雄徽章、一級國旗勛章、軍功章、蒙古戰鬪紅旗勛章、國際紅十字會的奈亭給爾奬章、朝鮮紅十字會榮譽徽章等等。

素負盛名和榮譽的昨天的英雄，今天作什麽呢？我很願意知道這個，於是，我便决定訪問她。

“孩子們！鞠信福英雄的家在哪里？”——我問在大樓後邊玩耍

的孩子們。

“昌赫他媽媽？”

“誰是昌赫？”我莫明其妙地反問着。

“英雄媽媽的兒子啊。”一個小姑娘搶着告訴我。我這才知道，信福原來已經是個媽媽了。

十年前，她在野戰醫院的時候，還是一個惹人喜歡的可愛的小姑娘，在她的臉蛋上還有孩子氣呢！沒想到現在做起母親來了。

“嘿！昨天的英雄成了母親啦。”我這樣想着敲了她家的門。

信福非常熱情地接待我，讓我坐下。屋里很潔淨，寫字台上放着一本筆記本，還有一支筆，看來她剛才是正在寫什麽。寫字台旁邊有一張床，她的兒子昌赫正在床上睡着。她在我的對面坐下來，開始和我攀談起來，她告訴我說：

“停戰第二年，我復員了。1953年停戰後，因傷兵的創傷不能很快地治好，所以就多呆了一年。”

她說，戰爭一結束，士兵們都回到了充滿勝利氣氛的故鄉。但是，她沒有故鄉可歸，她的故鄉是全羅南道潭陽郡，那里還被美帝國主義者霸占着。

“復員以後，我希望去作群衆工作。我在南朝鮮的時候就抱了這種希望。我家和我們的四隣都過得很窮。在那里，善良純朴，不會欺人的人們總認爲自己是注定過窮日子的。起初，我也這樣想：爲什麽善良、勤勉的人們反而挨餓受凍呢？

“自從我那個站在南朝鮮人民那一面進行鬪爭的哥哥被關進監獄里之後，我才懂了一些道理，明白了受虐待、受壓迫，過窮日子的原因。當時，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知道這個道理，有些人終日失望、悲觀，自怨命苦。那時我就很想給這些人說明一些道理，開導開

導他們。

“現在，我生活在共和國北半部，我們北半部的情况，同南朝鮮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這是光明和黑暗的對照。擺脫壓迫和貧窮的北半部婦女是爽朗純朴的。我非常願意同這些姊妹們說話交心。”

信福現在是在女性同盟作群衆工作，爲了人們所經歷的殘酷戰爭不再發生，她積極地動員和領導婦女們參加戰後恢復建設工作，和喚起婦女們的覺悟。

信福滿有信心地繼續對我說：

“在南朝鮮你說公道話就有監獄和刀槍等着你。但是，在此北半部非說公道話不可的群衆工作是多麽有趣的工作！是多麽重要的工作！”

“你還在女性同盟工作嗎？”

“不，從不久以前就上學念書了，在朝鮮勞動黨中央黨校三年制學級里學習。你要知道我是多麽渴望學習！現在眞是如願意償了。”

說完，她幸福地瞅着還在甜睡的孩子，輕輕地笑了一笑。

在槍林彈雨之中救出傷員的這位英雄，現在對自己和平幸福環境感到滿足而在微笑。在共和國北半部，以驚人速度進行了恢復建設，首都平壤的面貌日新月異，斯大林大街等很多條馬路和林蔭道都現代式地鋪裝起來了，高樓大厦鱗次櫛比，街道兩旁綠蔭如蓋，祖國人民談笑風生，個個歡悅。這一切都是和平和幸福的象徵。

和信福同志告別之後，我心里一直感到非常興奮。幸福的人不只是英雄鞠信福一個人。不是爲了破壞而是爲了建設，不是爲了自己的私欲，而是爲了人人的利益而献出自己力量的所有朝鮮婦女，

生活在這樣一個和平、歡樂的國度里，該都是何等幸福的人啊！

學校給所有的人開着大門，五十歲的人也開始學習中學的課程，家庭婦女也到技術學校去唸書，農村婦女也學文化了。朝鮮婦女們學習熱情這樣高漲，是因爲她們清楚地知道，要想成爲一個祖國有用的人，就得像英雄鞠信福那樣，學習更多的知識。

深入群衆的女議員

金得蘭是平安北道泰川郡人民委員會委員長、最高人民會議議員、最高人民會議副議長。

泰川郡，是一個遠離城市的山區，解放前它是一個窮地方。但是，今天泰川郡已有九個地方工業工廠，在這些工廠里生產着農機具、紙張、石灰、紡織品、家具、日用品等。這郡有三十一所學校，其中有五所專科學校和高中；還有五座水庫和抽水站。金得蘭從1950年起就擔當郡人民委員會委員長到今年已當了十年多的時間了。在這十年中她爲人民做了很多的事。

我在淸早就忙着去訪問金得蘭委員長，向一位旅舘的服務員問了去郡人民委員會的路。

“你要見母親委員長嗎？”服務員指明方向後這樣問着。

“委員長就委員長唄，怎麽還加上了個母親？”我笑着反問。

“我們都這樣叫她，因爲她是個眞正的好母親。今天，你去恐怕見不着她哩。”我又問“爲什麽？”

“她坐在辦公室的時間可少呢！”

“噢！横豎我還是去看看。”

“今天，也許不在辦公室的。不到哪一個工廠就到哪一個農業社，不然就是到哪一個學校了。”

“你怎麼知道得這樣詳細？”

“不光我一個知道，人人都知道。每星期只有星期一和星期四這兩天在辦公室里，人們有事去見委員長，都在這兩天去。在這兩天就是她有什麼急事，也會接見客人。

“有很多人去見她嗎？”

“當然啦，有事，不管大小都找她商量啊！”

“你也去見過她嗎？”

“沒有，可是我母親去過，她是請求委員長把我哥哥調到另一個工廠去。”

“給辦了沒有？”

“調倒是沒調到別的工廠，不過，經我母親那麼一鬧，我哥哥倒是成了一個很能干的銑工了，現在就是上級要調他到別的廠去，他也是不肯去的。起初六個月因爲他還沒學好技術，我母親性急，以爲我哥哥學不成這一門，就要求把他調到別的地方，可是，最近他進步得特別快。”

“那麼，金得蘭委員長在你哥哥身上發現了你哥哥沒顯露出來的才能啦？”我笑着問。

“記者同志，看你好像不太佩服我們的母親委員長。你聽我說，她到工廠去見了我哥哥，問這個問那個，又說服又開導，又鼓舞了他。從那時起，他的技術就大有進步了。”

盡管服務員熱心地給我作解釋，但我總是有點半信半疑，單單

談一回話哪會有那樣好效果！不過從服務員的談話中，可以看出她對金得蘭委員長是非常信任和尊敬的。

我還是到郡人民委員會去了。果然，委員長不在辦公室里，昨天到鶴鳳農業社去了。

於是，我又到 鶴鳳農業社去。 到鶴鳳 農業社有三十里路， 不過，現在正值秋高的時節，邊賞景邊走，也就不覺得怎麽累。走上野菊盛開的崗子上往右邊看，可以遠遠看得見水平如鏡的水庫，往左邊看有一群群的奶牛正自由自在地啃着草。人們正在地里忙着秋割。

當我到鶴鳳農業社時，社的會計說：

“委員長，今早到馬坪社去了。她說今天留在那里。”

我又往前走。馬坪里離這兒不很遠。

“她來了。現在到第二作業班現場去了。”馬坪社管理委員會的人告訴我說。

第二作業班正在割稻子。去年修了水庫，這里農民頭一次種了稻子。男女 社員們都正忙着。 在人群中我 東看西見也 沒看見委員長，我就問一個正在割稻子的女社員道：

“金得蘭委員長在哪里啊?”

那個女社員伸直了腰。她的臉被陽光晒得黑黑透紅，圓臉，長得挺結實的，外表看起來很壯重。她很溫和地笑着說：

“我就是金得蘭。”

我驚異地 同她握了手。 原先， 我看她手里的鐮刀 使得那麽熟練，以爲她是個女社員。

原來，金得蘭是個老莊稼人。解放前給地主當了二十年的佃農。剛一解放，金得蘭很快地就認識到人民政權是什麽，而積極加以支

持，她努力學習文化，然後又敎給別人，她還向別人講解放的意義，說解放就是在我們社會中消滅剝削、貧窮、虐待；解放是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而社會主義是給人們帶來希望和幸福的道路等等。她把自己体會到的道理不懈地講給人們聽。

泰川郡人民尊敬她，選她作自己的代表。停戰後，泰川郡的一切發展都和得蘭的指導密切相關。這不單單因爲她是郡人民委員會委員長，而且是因爲她出稼後在這里已住了三十多年，熱愛這個地方，並且精通這個地方的情况。大大營造適於此地風土的漆木林，四百萬株漆木已茂盛地成長起來了。這項造林工作是由熟悉這個地方情况的金得蘭發起而進行的。

這里的人們都工作得很起勁。得蘭能善於洞察人民的心情，她肯傾聽人民的意見，哪怕是非常微小的一點意見，她都認眞考慮；人民要做的事情，如果需要很多的錢和勞力，就及時地反映上級獲得解决。同時，她還及時地、具体地向人民解釋黨和政府的正確的政策，使他們主動地去執行。

灌溉泰川郡貧瘠土地的水庫、水渠等龐大的水利設備，都是金得蘭依靠黨和政府及人民，並且同人民一起干而取得的果實。

那天晚上，我同金得蘭委員長一起回到了郡人民委員會。因爲明天是星期四，是她在辦公室接見居民的日子。

在回途中，有很多人只到了金得蘭委員長，同她商量事情。

一會有個學校敎員跑來彙報工作說：“實習工廠的工程竣工了。”一會遇見一個養猪員，就問她道：“聽說猪下了二十個崽子，是麽？”

“是啊。可是缺奶吃。請委員長囑付一下管理部讓奶牛班給猪舍多撥一些牛奶。我也對他們說過了，就不知是怎的，他們不大肯

聽我的話。"

快要走到郡人民委員會，我們遇見了一個戴了一付黑眼鏡的青年。得蘭就問他道："過得很幸福吧?"

這個青年很痛快地答道："是呀。"

這個青年在戰爭中一只眼睛失明，他對此而很痛苦過，跟自己所愛的姑娘打退步，那時得蘭就鼓勵他，喚起了他的勇氣。

得蘭是此地人民的母親。怎樣使人民過得更幸福，她把這個當做自己至上的使命；她是生活在人民之中的眞正的朋友、母親，我在同她回郡的途中，從她接人待物的風貌上就看到了這一點。

我在路上忽然想起了那個旅舘服務員的話來，我對她哥哥大顯身手那麽快變成一個能干的鐵工的這回事發生了興趣，於是，就順便到他工作的農機具工廠去。

這工廠有十二部工作母機。廠長對我說：

"在自己身上找到自己的才能和勇氣的，不只是他一個人啊。原來，我們對徒工的技術傳授工作做得很差。金得蘭委員長到了我們工廠時，她同他和其他的徒工進行了談話，找出了我們工作上的缺點，使我們改進了缺點。"

眞不愧是一個好母親，難怪這地方的人民都叫她母親，人們的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了。

× ×

在三年的殘酷戰爭中，農村里很多男子奔赴戰場，婦女們便挺身而起，代替了丈夫和兒子，耕田、種地、除草，………一切農業勞動都落在她們身上。她們還得去恢復被敵人飛機炸毁了的橋梁和公路，以及挖防空壕等在敵機狂轟濫炸的戰爭環境中，這些工作差

不多都是在夜間進行。

歷經三年的戰時生活，婦女們擔當着這種繁重的勞作，是非常艱苦、辛勞的，但是，我國農村婦女却一點也沒有疲竭過，她們始終奮勇直前。

是什麽力量使她們在終日不斷的爆炸聲中，在徹夜不熄的照明彈之下，毫不退縮地堅持勞動呢?這是因爲她們明白了打擊侵略者的鬪爭是正義的鬪爭，她們相信最後的勝利是屬于自己的。因此，農村婦女同我國所有婦女一起，不但沒有疲竭，反而更倔强起來了。

剛停戰後，我國農村的情况是極其困難的。房屋和一切生產設施都被燒燬，耕地給炮彈和炸彈炸得百孔千瘡，同時在農具、口糧和人力上都大爲缺乏。面臨着這樣困境的我國農村婦女，遵循着朝鮮勞動黨指引的道路，在農業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和建設文化農村中立下了新的功勞。

這樣，我國農村婦女以自己的血汗和智慧及革命熱情重建起來的我國農村，現在完全改變了它的面貌，生活一天天地富裕起來了。

今天，在我國農村的田野上用拖拉機等現代化農業機器進行着田間作業，到處建成了水庫，在肥沃的土地上年年五谷豐登，生產出大量的棉花和水果，奶牛、羊、猪成群地增殖起來了。

在每個農村建設了一排排的雅致的文化住宅，建設了學校、幼兒園、托兒所、澡塘、漿洗所、診療所等。

連偏僻的山區也有了電力，架設了電話。

在鄉村俱樂部里有不少加入舞蹈、音樂等文娛小組的姑娘們、母親們在歡樂地載歌載舞。

同時，在完成農業合作化之後，最近兩三年來，對母親們的福

利設施，有了迅速的增加；對農業社女社員中實施着不扣工分的產前產後休假制。

但是，我國農村婦女並不自滿于這些成果，而在繼續建設更加美好、富裕、有文化的鄉村，繼續投入生活的創造性勞動鬪爭中，作出了新的榜樣，並且爲取得更大的成果，而在濶步前進。

女管理委員長

金樂姬是烽火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管理委員長。1955年，她被選爲管理委員長，那時，她還是一個頭髮剪得短短的，剛過二十歲的姑娘。可是不論是老大爺、大娘、大嫂子、以及年青的小伙子等，都毫不躊躇地選擧這個年靑的姑娘當管理委員長。

我到烽火社去訪問時，社里正進行脫粒作業。脫粒機在隆隆地響着，從脫粒機傾瀉下來的稻谷，很快就堆成小山。力壯的小伙子們站在高高的稻束垛上，奮力地把稻束扔下來，女社員們迅速而又有條有紊地搬運稻束，社員們干得正歡哩。金樂姬也在這里，她上身穿着漂布小襖，下身穿着黑裙子。她正同一個老社員一起往草袋里裝稻谷，過磅，然後把草袋捆起來。

“你看，種子一年比一年好啦！”老社員抓一把稻谷給樂姬看。

“呵呀，眞的是好！”樂姬很快地點着頭說。

看起來兩個人之間的關係不像管理委員長和社員，倒像是祖父

和孫女。聽說那個老人非常疼愛樂姬。

社成立後的第一年。樂姬吸收新農業法的經驗，要在旱田上培育本只能水田里培育的稻秧，經管理委員會批准後，她就先去找這位老人。

"什麽，要在旱田養稻秧?"種了一輩子莊稼的這位老人一聽就把頭搖得像個貨郎鼓一樣，在旱田上培育水田的稻秧，他活這麽老可是沒有過的事。

"爺爺，這比養水秧是費事，可是，抵抗力强的這個稻秧插在水里長得可茁壯啦!"

"能那樣嗎?"老大爺總不肯贊成。

爲了說服社里的老年人們和一些頑固派，必須首先說服這個老大爺。樂姬相信只要這個老大爺理解這個新事物，明白這個道理，就能予以贊助。

"爺爺，您看我這兩只手!"樂姬伸出自己的又大又厚的兩只手。老大爺沒有看她的手却把眼睛盯在樂姬的臉上了。

"我用這兩只手一天能翻耕五畝地。假如我的手那樣小、那樣軟的話，哪里扶犂耕田呢?"

戰時，壯丁們參了軍，婦女和老年人守後方。那時才十七歲的樂姬，是在農村頭一個扶犂耕田的姑娘。這個榜樣鼓舞了其他婦女，于是在全國農村中便展開了婦女扶犂耕田的運動。這樣一來，在農村里就以婦女的力量爲主出色地保證了支前工作。

"要把稻秧鍛煉起來，使它長的茁壯。"

這時，老大爺才緊緊地握住了樂姬的手。

"孩子啊，你說得對，但是，你還得詳細地把陸床育苗的道理講給我聽。"

“好吧，就是您不說，我們在農業講習時已經决定把陸床育苗的道理講給大家聽。”

老大爺拍着樂姬的肩膀說道：“你眞是個好樣的孩子，你的這種意志眞使人佩服。我們是選出了一個能干的管理委員長啦。”

五年以後，社里有了驚人的發展。

不僅是平地，就是山地也都開渠引水，在高山、低山和丘陵的中腰上有條條的水渠網。

稗子地變成了水田，現在水田的收穫比從前增加五、六倍。社辦公室對面的那片貧瘠的二十町步果樹園和十町步桑田都能吮吸到生命水了。五年前連一輛好牛車都沒有，而現在拖拉機、聯合收割機、除草機、汽車等現代化農機械，在廣濶的田野上往來如梭。

今天，青年們一到晚上就聚集在管理委員會的辦公室里。樂姬雖說是一個管理委員長，但是她仍然作爲一個民青盟員同青年們一起，談論明天的理想，商議今天的工作。

在桌子上翻開了社的地圖，大家都圍着看地圖。

“在這里設立一個新的農具修理所吧！現在的修理所規模小，……”提意見的那個青年往下沒能想起適當的話頭，這時樂姬用她明朗的語調，替他補充道：“又落後。”

“對！”大家異口同聲地說。他們都高興得你瞅我、我瞅你。這群青年激動地描繪着美好的未來。

“據我看，在那里盖住宅要好一些，而把農具修理所盖在這里。”人們視線隨着樂姬指地圖的那支鉛笔轉移着，他們的眼睛放射烱烱有神的光芒。

“後邊有果樹園，底下有溪流，作爲住宅地區是再好沒有了。”

“住宅，要用紅磚來盖。”

"這爲什麽呢?"

"這樣才能同葱郁的果樹園陪村起來啊!"

"不，還是朝鮮式的瓦房要好一些。"

青年們的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他們有勝利完成今天的任務的偉大力量，又有相信和熱愛明天的信念。樂姬不僅是其中之一員，而且是站在他們最前邊的精明强幹的先鋒。

樂姬已經是一個母親了。她是最高人民會議的議員，是一個勞動英雄。她榮獲了公民的最高榮譽，但是，她仍然穿着漂布小襖、黑布裙子，同社員一起作工，她以火熱的心情鼓舞着社員們朝着美好的明天濶步前進。

我曾想問她的那句話

信川平原是朝鮮一個屈指的肥沃的平原。在這片平原上長的水稻，一捆抵得上別處的一捆半，收穫也比別處多一倍。解放前，有權有勢的剝削者們狠一般貪婪地吮吸着信川平原的這片土地；庄稼人種着這片肥沃的土地也要挨餓受氣。解放後，農民們淸算了地主，分得了土地，過着富裕的生活。

但是，1950年秋天，人面獸心的美國侵略軍和李承晚匪幇在這里肆行了駭人聽聞的大屠殺。這里竟在一個早晨便變成了活地獄。在短短三個月中，所有的家畜，一隻不留地都讓敵人給吃光了。無辜的人民大批地被屠殺了。數百名被關在一個倉庫里燒死了，幾

萬人被活埋在防空壕或地坑里。

就敵人在信川的屠殺舉個例說吧，僅在四望洞一個小小的村子里就被屠殺了一百五十多人，全村中家屬幸免的只有四家，其餘的都是全家被屠殺或活埋；許多頭耕牛、猪等家畜被屠宰殆盡。

我去採訪的那個農業社的作業班長俞善妣是從被槍斃的死首堆里九死一生脫出虎口的人。

我向管理委員長說我要見一見俞善妣，但他對我說：

"請你稍等一會吧！她在睡覺。"

已經十點多了，社員們在兩三個鐘頭以前就開始下地了。我問她昨晚是打了更了，或是鬧病了。

"不是。"

我眞摸不着怎麽回事。隨後管理委員長說：

"她到平壤去參觀，坐晚車回來的。熬了一夜得休息一會啊。"

我想聽聽善妣怎麽講在平壤的見聞，這一定很有趣的。她是一個有說有笑的人，只憑她的明朗的性格，就值得給她以很高評價。

她的丈夫是一個勞動黨員，敵人在村子的後山上勒死了她的丈夫。敵人被趕走後，從屍首堆里逃了命的善妣，找到凍得粘在地表上的丈夫的屍首，親手埋了它。那時她是多麽悲痛啊！就是孩子們的臉上，也都有悲戚和恐懼之色。

我一面等着善妣睡醒覺，一面順便到作業場走去。沒想到竟在那里遇見了善妣。她是到地里來挑擇冷床育苗圃的地點。

"你來啦！總等着你來，今天可來啦。"

善妣伸出粗壯的兩只手，大聲喊着歡迎我。我們在三年前見過一面，現在她兩頰胖起來了，看着象變得年輕一些似的。

"聽說你在睡覺………"

“睡覺，我？”善妣訝異地凝視我。

“管理委員長說你睡覺。”

善妣聽了我的話就哈哈大笑起來。

“原來他讓我睡一會兒了。他以為我在睡着呢。”

恰巧，正要跨過大路的管理委員長看見了我們就大聲說道：

“善妣大嫂，你怎麼早就起來了?”

善妣聳一聳肩，回過頭來，低聲說道：

“我們管理委員長常常要官僚主義！人家不願意睡覺，他偏要你睡覺。”

我笑着向大路那邊望了一望，管理委員長搖着頭笑着轉身走了。這時我心里不能不為之感動，他們之間竟這樣親近、關懷。

吃午飯的時候，善妣把我領到她家去了。房子仍然是三年之前的那所房子，但是，現在比那時添置了不少東西，並安排得很整齊。這些可以看出，她不僅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位猛將，而且是一個善于料理家務的主婦。

“請你講一講平壤的事吧！”我以為她會很快地說個不停，但是她却立即收斂了笑容，很莊重地先說了一句“眞使人驚異！”然後繼續說道：“我向同我一起去參觀的元植嫂子說過，我們農民是落在後頭了。你看，在短短期間怎能那樣快地蓋了哪麼多的大樓啊!”

這席話可以說是她的决心：要進行更多的工作。

“自從當作業班長以後，工作怎樣啊？”

“吃力啊，尤其是那些數字可麻煩啊！”

她笑着把放在桌子上的“五天作業彙報”給我看。在這分彙報旁邊放着一個粗糙的算盤。她在解放後才開始識字。今天，基本上能擬制作業計劃，進行勞力調配的計算了。

“種庄稼也得有豐富知識啊，知道道理去幹才能在吸收先進農法方面搞出名堂。以前種地一個勁地刨地，但是現在搞農業是一套了不起的學問啊！只有掌握技術，才能搞得好。從前，我們一町步只生產一噸半玉米，現在却生產了四噸。”

這時，有個孩子輕輕地開了門。

“媽媽，我從學校回來了。”

念小學二年級的她的女兒，躊躇地站在門外，象不大敢進來似的。

“有客人，你不好意思進屋嗎？”

“不是，遞給我布片吧，我的脚濕了。”

“掉坑里去了？”

善妣把布片遞給了她。她擦好了脚便進屋里來，把書包放在桌子上，然後微笑着指向窗外說：

“媽，你看，我洗好了襪子晾在那里了。你不會罵我吧？”

“看你這孩子，”母親輕輕地笑了一笑。這是母性幸福的微笑。

不過，她從來沒有誇耀過自己，總是謙虛地說：

“都是班員們的力量啊。大家發揮一切創造性才取得了成果，班長只不過是帶帶頭而已。”

話是這麼說，但問題就在于她的班員們爲什麼能比別的作業班作得好。

午休時間，作業班副班長李寬俊夫妻和其他一些人來到善妣家，坐滿了一屋子，他們要聽聽平壤消息。他們的臉上都露着驚喜的表情，不斷地發出笑聲和驚嘆聲。善妣越說越起勁，講得眞是引人入勝，什麼烟草工廠的自動式捲烟機呀，機械廠大得不得了啊，閃耀發光的機器呀，祖國解放戰爭紀念館，一排排的高樓大厦和在

這些高樓大厦之間來往奔馳的汽車等等。講得眞是動人極了。這是因爲她本人被她見到的這些新事物所深深感動着，而且深深熱愛着它們的緣故。

我很想問一問她，對寡居的她來說，最可得以慰藉的是什麽？但是我很快地打消了這個念頭。因爲這個旣不須問，也不好問。過着眞正的生活並把它當作無限欣慰的那些人所具有的濶達的、滿有信心的、毫不拘泥的表情，總是洋溢在他們的臉上的。從她的表情上可以看出她有對孩子們所抱的希望，有對一日千里般發展的農業社新生活所抱的無限喜悅。但是，給她帶來更大的喜悅和希望的，是新事物，在戰爭狂人造成的一無所有的灰堆上建設社會主義地上樂園中湧現出許許多多的蓬勃的新事物，他們對這新事物是加以熱愛並且表示無比誠意的。

今天的“沈清”

曾在莫斯科舉行了第六屆世界青年學生聯歡節。朝鮮的藝術家們在莫斯科藝術劇院演出了唱劇（朝鮮的民族歌劇—譯者註）“沈淸傳”。這齣唱劇是以沈淸孝養窮苦的瞎了眼的父親爲內容的、動人心弦的作品。

沈淸爲了使她父親的眼睛能得到醫治，而以三百石供養米的价錢賣身投海作犧牲品。在雷雨交加、狂風呼吼、波濤翻滾的茫茫大海中，水手們搖着櫓唱着“法聖浦船夫之歌”，他們爲沈淸的不幸遭

遇而悲傷，哀痛她的命運。在悲痛，但又雄健有力的合唱聲里，穿了一身白衣服的活祭品—沈淸跳進打漩的藍黑色海濤里。這時帷幕徐徐下落。

觀衆們熱烈鼓掌。突然，有一個女子從座席站起來，跳上了舞台。她是一個年逾六十的蘇聯婦女。

劇場的管理員看到這光景就急忙地跑來了。

“嗳！這不行麽！請你下去吧。繞着到後台來吧！”

“我急得等不得了。快讓我見一見沈淸吧！”

舞台上有了一陣的嘈雜。這時，順姬輕步走到那個蘇聯女人旁邊來。

“多麽嫻雅的朝鮮女兒啊！”

老太太緊緊地抱住順姬。管理員擺開兩條胳膊說道：

“請觀衆們原諒！不是我不稱職。這出色的演出實在太感動人了。要是今天我也在座席觀賞的話，也會跳上舞台來的。”

順姬出色地扮演了戲中主角。這是因爲她對沈淸殘酷的命運有着萬分的同情和深刻体會的緣故。

她的舞台經歷並不長。她從十五歲開始學音樂，今年二十三歲了。她和老練的演員們一樣，毫無遜色地扮演了主角。她那生動、逼眞的演技深深感動了觀衆的心弦。

現在，順姬是一個有孩子的母親，在十五歲學音樂時，她還是一個可憐的孤兒。

在朝鮮戰爭的三年期間，美國飛機每天瘋狂地轟炸了住宅區。1952年的某一天，在刹那間順姬便失去了父母、家和一切家產。順姬和她妹妹貞姬雖然保全了生命，但身上除了穿的睡衣外其他一無所有。

戰爭，產生了多少寡婦和孤兒啊！

但是，人民委員會無微不至地照顧了她們，姐妹倆用不着愁吃愁穿。同時，兄弟國家的人民又向我國全体孤兒伸出了温暖救濟的手。她妹妹貞姬温暖地被接到民主德國去了。

順姬沒有去。她從小就喜好民族音樂。她想，要學朝鮮的民族音樂就不能離開朝鮮。

國立民族藝術劇院接納了這個孤兒。劇院的工作人員看到她的柔美的嗓音和豐富的表情以及熱望學習民族音樂而懇請加入劇團的熱情，就認爲她是一個大有前途的，有才能的藝術家。

她初次登上舞台還說不上扮演什麼角色，只不過是唱一句台詞的配角而已。但是，專家們的眼光一下子就看出了她有演員的才能。導演更是清楚地發現了她演的雖是一個微小的配角，但仍非常認眞的態度以及她那脫穎而出的動人的演唱。

人們都說順姬是一個幸福的人。在以後的演出中她便擔任"沈清傳"的女主人翁的重要角色。

現在我們一提"沈清"就會想起順姬。她在舞台上的一切動作，以及嗓音、表情，是同數百年來爲朝鮮人民所喜愛，並使他們感動的口碑文學的主人翁沈清一般無二的。

朝鮮的兒童按照自己的才能和志願，可以盡量深造。美好的將來在等待他們。不論哪一個孩子，不管他家境怎樣都有着輝煌的前程，双親俱在的幸福的孩子也是如此，沒有父母的不幸的孩子也是如此。在共和國不是讓不幸的孩子流眼泪，而是讓他們過美好生活，給他們開闢平坦大路。他們在温暖的懷抱里成長着。孩子們有自己才能和美麗的理想，並爲發揮自己的才能而在濶步前進。在順姬的身上便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再想說一遍的話

想說的話太多了，包羅萬象。千言萬語說也說不完。朝鮮婦女擺脫長久期間的重重枷鎖，解放後十五年來過着極其美好幸福的生活，讓你寫她們美好生活，你怎麼寫也是寫不完的。

但是，我再想寫出一段來。在我們祖國的半壁江山—南朝鮮，不計其數的婦女在飢餓和死境里受着折磨。這是我們時刻沒忘的事情。

南朝鮮婦女的權利受到蹂躪，她們被虐待、蔑視，孩子們沒人照料而流浪街頭，母親們把孩子摟在乾癟的懷里放聲大哭。

長久期間受盡屈辱的旅日同胞，爲了回到北朝鮮進行了長久鬪爭，現在他們都以歡欣鼓舞的心情在陸續回到北朝鮮，而不是回到南朝鮮。

搭乘第一批船回國的康粉伊大嫂說:

“我們家鄉是南朝鮮——慶尙南道 慶州，那里有我的 父母、弟弟。但是，我不想回到那兒去。”

不只康粉伊一個人的家在南朝鮮，在旅日同胞中有95％的人，家鄉是在南朝鮮的。

“安定的職業，是沒有 我丈夫的份兒的，只能找 個短工做。每天天剛蒙蒙亮，就得到職業介紹所排隊，才能找個臨時工作，而這也是難以糊口的，成天爲明天的職業發愁。”

康粉伊繼續說道:

"吃飯成問題，加上又想到子女的將來，就覺得前途更是毫無希望。看到孩子們在民族歧視之中不能生氣勃勃地成長，就覺得胸口堵得喘不過氣來。"

這是回國同胞的共同處境。他們都抱着生活能够安定，子女能够念書的希望回到北朝鮮來，而不願意回到南朝鮮去的。

在南朝鮮，美國侵略軍横行霸道，流氓逞凶跋扈，失業和貧困，絕望和頹廢彌漫整個社會，婦女的權利視如糞土，青年毫不能抱來日的希望。領着孩子們哪能回到那樣的南朝鮮去呢。

康粉伊按照她的希望回到了祖國，已經有一個多月了。

"我們，當然是相信共和國會溫暖地迎接我們。但是，沒想到竟這樣熱烈地歡迎我們。這對從來沒有在這樣好的新社會生活的我們來說，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我們想到了祖國就一定能找到職業，有房子住，孩子們能上學，但是沒想到能有這樣無微不至的關照。進入新居一看，家具、器皿等等東西無一不備。大米滿滿有一缸，甚至連魚肉、蔬菜以至調味料都給準備齊全了，還把屋子燒得暖烘烘的，一搬進來象住慣了的房子似的。"

她的兩個兒子進入了中學，小女兒上幼兒園，丈夫在平壤精密機械廠邊工作、邊學習新技術。

康粉伊又說:"我也工作了，並在勤勞者學校（業餘學校）念書，起初，我認爲已經三十六歲了，還上什麼學。但是，來到共和國一看，學習的勁頭就大起來了。這是我出生以來頭一次進學校的門，這樣，我邊作邊學，成了不甘落後于人的人了。"

歸國同胞共同結論就是:幸虧回來了！現在，什麼也不愁啦。

回來一看覺得再好也沒有了。

我們在淸津碼頭同他們剛一握手，就不由地眼淚盈眶。相逢的喜悅，長久渴望的事終于在今天實現了。回國的人和迎接的人萬感交集怎能不流泪！我們流的泪，有着兩種感情，一方面是因爲親人相見樂得流泪，一方面則又同時想到了還不能和我們歡聚的南朝鮮同胞。

但是，我們一定要團圓在一起。朝鮮是一個整体，朝鮮的主人就是朝鮮人民！

覇佔南朝鮮的美軍必須滾出南朝鮮。剃光婦女的頭髮、在光天化日之下軋死小孩的殘忍的侵略軍，立即滾出南朝鮮！

朝鮮的全体婦女一日千秋地渴望祖國的和平統一。

南朝鮮婦女，爲了早日在自己的生活中享有民主、幸福、光明的末來而在進行鬪爭。

我們堅信，全世界億萬善良的婦女定會支持聲援我們這正義的善良的鬪爭的。